我前輩謂天下未嘗一日不趨於文至周而徐大備此說盡之 黃山谷文

觀詩之法度先平易其心

張橫渠云詩之情性溫厚平易令顧以嶢嶇求之以艱難索之則其心先狹隘矣惟平易其心則意思廣大此知味之學觀詩之法也 上同

詩不過發乎情性

六義者學詩之筌蹄而非其至也故夫知感而遂通之理於寂然不動之先知喜怒哀樂之理於渾然未發之際則三百篇之詩一詩也噫明乎太極則六爻一爻耳明乎皇極則九疇一疇耳明乎情性則六義一義耳 同上

詩出於小人

嘗觀於詩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人之祕匹夫匹婦皆得肆言之聖人為詩而肆匹夫匹婦之言宜若積其褻慢之心至於幽厲之小雅邶鄘衛陳鄭之風直諫而不許顯譏而不斥相與扶持去之而卒不忍然後知聖人使之言而民猶不敢盡言而況敢叛君故湯武之興其民愈急而不敢先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涇瀫之煎舒而亡耶之緜緜不蓄也嗚呼詩不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其起而亡秦蔡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之存亡天子之權烏乎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 公前

三千古詩

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繆之存者三百未知遷說何所據乎

司馬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繆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哉 六文乙

詩序乖亂

古詩無序詩序自卜商始或者又以為聖人之自亨且亨者所以總括詩人之旨意而冠之於首者也使學者觀之則可以明詩然不知文王一人爾在周南則以為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何也人何也其他乖戾未易枚數請因其類而復詳言之

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為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

彈射後儒又有啖趙之徒餘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若乃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後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為出於子夏妄者又直以為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況文之學又不得達詩序人之辭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及者之肯鳴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肯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班也然則詩序之為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為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王東西方諸侯於地得其詩故以為名二南之義蓋出於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為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卷耳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為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太似一人在周南則以為后妃在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征役思念與禍夫肅肅宵征者述行不怠也風夜在公者勤之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禍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平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禍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床帳進御之次序疏云疏君所有禍亦當抱衾禍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之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矣且之武夫皆好德而南亦與焉與十三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　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大姒之化只及婦人眾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

有無威哀悅無度死吠之語序於此為說不行乃云彼文王之化雖當
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歷美詩
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游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
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並
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
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
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
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公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
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可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
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
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
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夫曰為黑於理
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晦昧磨滅
禮義蓋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今人

為二南而反面墻可不哀哉域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
列之於王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
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詩序之非
是矣借無詩序後世知詩為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
曰聖人刪詩不為之序非不能為之也正使學者深惟其義而後可以
自得詩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
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
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
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於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寔命不同
則云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雍則云以成肅雍之德淺
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鳴呼齊女文姜嫁于魯烏獸之行終以弒
夫滅國春秋屢書為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取齊桓公之
霸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云齊桓公攘夷狄而
封之國人思報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為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

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於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其謬也

詩序非止於一人

以詩序為卜子夏所作者自流重之言始以詩序為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殺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何者史記作於司馬氏而曰者等傳楮先生實補之漢史作於班固而古今人表曹大家實續之然則詩序之作謂專出於一人可乎姑試論之詩有六義一曰風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太師之所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則見於戴經之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則見於書之金縢古者長民永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見於戴記之緇衣文公不能便嘉將安而儼然于境則見於春秋之左氏傳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郡為首則見於左氏之國語持辭引援往往雜出於傳記之文而謂一人為之可乎若以沈重之言為子夏所作未必非數仲若以范曄之言為子夏不序詩思然後知詩序非子夏所作實出於漢之諸儒也

國風雅頌

詩有國風雅頌皆聖人所以辨尊卑盛衰之義其間不容顛倒錯亂也然王黍離一篇不當降之國風夫不當降而降之者是甲王室而尊諸侯也為此詩者果知道乎請試言之

或論春秋謂鄭祭仲出忽立突春秋字之者以其賢而知權也又論詩謂黍離平王之詩聖人列於國風者以周衰降之也私心頗不喜而深疑之以至祭仲廢正立惡萬世之罪人春秋正當深誅之以懲後可得反謂之知權平王之世周道雖衰猶為天下之宗主聖人何得降之於國風耶又知學經而究其旨然後知二者皆非聖人之意漢儒謬妄之說聾瞽後學故也春秋因舊史何嘗以名字論褒貶彼公羊專求一字之義見經字祭仲則不得不謂賢而知權豈有逢君之大惡聖人謂之知權乎夫子刪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為諸侯之詩彼序詩者妄以風雅下尊甲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降王室而尊諸侯為有王室之尊聖人輒降之乎為乎自詩序之作詩雖存而亡已久矣

王室尚可降為諸侯則天下豈復有理小人豈復有教乎謂詩之傳於
世吾不信也曾不知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
詩之體耳何豈有天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
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於正可之語大槩小夫賤
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則非其淺近易見其辭則典贍
醇雅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贊美其上之功德耳三者體裁不同是以其
名異也今觀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
相類既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既曰葛之覃兮施
于中谷惟葉莫莫是刈薄汚薄濩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萋萋黃鳥于
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莫莫是刈薄汚
薄濩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三章
有八字惟八字不同餘斯三章三十有九字惟十二字不同其首三章
四十有八字亦惟八字不同甚者殺其雷三章七十有二字惟六字不
同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凡伯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體皆語重復淺近易
見如此若夫雅則不然其言典則非複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皆質之體
然其語
士君子為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後風之體然其語
閒有重複雅則雅矣尤其小者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
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十有六章章十有二句者比
之小雅愈以典則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也凡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
之得失有哀有刺曰頌則無有諷刺惟以鋪張動德爾學者試以風之
詩與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雅之意以小雅之詩與大雅之詩
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大小之意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渾淆無別逮聖
人而後各得其所學者可無思乎彼序詩書者妄人爾不知此理乃以
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頌
則以其成功告神明其言皆感既以風為諸侯又以周南為王者之風
后妃之德何耶借謂文王在當時尤為諸侯故得謂之風而豳詩乃成
王之詩周公之事亦列於風豈時亦未為王乎故謂黍離降則豳詩亦
降矣觀此言風之謬可知既以小雅鹿鳴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

矣六月采芑為南征北伐王者之政孰大於此又以小雅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加於鶴鳴觀不告神明即不得為頌也既以敬之為戒成王小毖為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旨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婦皆能言鄉土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或曰如子所說則七月鴟鴞之詩既出於周公周公之言安得不為雅而徒為風乎曰詩各有體七月鴟鴞之詩其言則文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小夫之言而婦人小夫之體也此無足疑烏乎審夫此理則周平王之詩為國風不害為天子之尊魯僖公詩列之於頌不失為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於此故也學者不察此徒信序詩之說反謂聖人降王室而尊諸侯豈不甲哉

風雅正變

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而亦云有正有變體一也而亦云有正有變聖人亦當為此言乎不然則漢儒序詩之失殆不可比矣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雅頌之失又有謬者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而亦云有正有變二南之詩則為正風十三國風則為變風文武成王之詩則為正雅幽厲則為變雅有是理乎有是理聖人必言之矣蓋彼不知風雅乃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體則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故不得不以為正風謂二南之詩美詩多而其他國刺詩多則是矣謂風有正變則妄也既謂之變風是無復美詩也又以淇澳美衛武公淇澳衛武公小戎秦襄公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禮義政教之廢失人倫廢刑政苛者乎讀淇澳淇澳衣之詩人愛之譽之如彼乃使與墻有茨南山行如禽獸者同謂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為小雅政之大為大雅而雅大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刺詩為刺幽王大雅刺詩為刺厲王大戎之禍西周以亡幽王之失猶為小乎惟

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為美如野有死麕何彼襛矣之類皆以為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為刺如騶虞信南山之類皆以為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今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膴膴彼洛矣桑扈等詩惟述年穀豐盛祭祀受福人愛君子之辭無一言不美無一事譏時何傷今思古之有蓋其詩不幸繼鼓鍾之後以鼓鍾為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為刺也彼其悖理亂經如此學經者僅守其說而不悟不若不學之為愈也程元嘗問文中子曰豳風何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皆為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為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鄭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於詩序其言之謬亦如此詩義豈復存乎故予嘗曰黜左氏而後秦秋明前漢儒之序而後詩義著達者或以為然

正風變風

明天子在上天下統而為一當是時也歌詠功德皆歸於王者諸侯不得有正風及其禮廢教失號令不行於是諸侯各以其俗殊民各歌其君之善惡則變風興焉然周召為正何也曰在商則為變在周則為正也

先王之澤尚存於變風

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特以考其情性又將以攷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如綠衣傷己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貽伊阻徃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但曰苟無饑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

列國之風有自来

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

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滋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此理勢然也

觀變風而知王澤

自吟詠情性言之則變風止乎禮義乃先王之澤也觀衛女之思以禮安姜之誓以義嚬蹙無齒不在所惡則所謂止乎禮義者皆然矣先王盛時其流風美意能使後世婦人女子小夫賤隸皆能自致於禮義之中不敢以私發公不可以恩忘義則王澤所漸不既深乎。禮義見於人主之教化則天下不復有變風惟禮義廢於朝廷而著於詩人之吟詠此變風所以作也蓋天下之公議當在上而不當在下今周之所以為禮義者不存於周而存於詩人周之為周可知矣

周南無周公之詩

周南無周公之詩而召南則有召公之詩何也蓋周南天子之所都天子在上周公不得專有其美者也召公專主諸侯則南國之教得以行召伯也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周公近召公遠此二南之詩所以異歟

陳古以諷今則曰風

十二國風莫非風也而鄘之詆王之君子于役鄭之羔裘齊之盧令獨以風者蓋其辭言古之君子而其意所以諷今優游而不迫切而得風之體者也

二南不可以異觀

詩分二南蓋周召分陝而治當時采詩者得於襄漢之東者為周南得於江漢之西者為召南小星之及下無異於鵲巢之夫人無異於桃夭之婚姻以時何彼穠矣王姬肅肅無異於麟趾公子之信厚野有死麕之惡無禮無異於漢廣之無思犯禮故二南不可言遠近教化不可言淺深周召不可分聖賢也

論變風次第

自邶鄘衛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擅相吞滅衛首并邶鄘之地而不稟命於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王政不行於諸侯而僅行於境內也自鄭國之有變風然後知王政之封亦廢法失道而不能自保自齊國之有變風然後知君臣上下之分失而入倫遂至於廢亂矣夫如是則天下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雖魏以嗇儉之都唐以帝堯之國而風化義禮亦消亡矣此魏唐之變風所以作也禮義消亡則夷狄交侵而天下相胥為夷矣此秦之變風所以作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雖陳以有虞之後亦不能以自存而卒亡至矣此陳之變風所由作也懼危亡而思周道則曹檜之風作亂極而治卒極而安反之以周公之道斯可也於是乎繼之以豳焉此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

正家而天下定

二南為王道之基蓋正家而天下定故也龜山

二南之化有淺深

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時美其道或微至於江漢大賢之域久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然此所以為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也夫事出於二人而風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所施有遠近故也

王國有風非孔子所貶

或曰平王之國不雅而風貶之也天子不正名諸侯不勤王朝覲不同不備包匭菁茅不入天子擯虛器於上號令不及於天下則亦與列國等耳故夫子降平王之詩為國風傷之也吁是豈吾夫子之心哉天子作春秋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周室而使天下知有王也而乃復於詩而降之乎蓋黍離之為國風自周太師采詩之時已然矣而非孔子名之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上之音耳而非天下之正音也故曰王國風豈以王不正而遽降之哉

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蕩蕩尚儉之詩也而曰好樂無荒蓋有以禮自娛樂之意考槃述窮處之詩也而曰永矢弗諼蓋有眷眷不忘君之意君子于役風危嘆之詩

也而曰苟無饑渴蓋有臨難無苟免之意泉水之衛女思歸而能以禮義馳之夫人思歸而能以義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於此可見矣故觀詩人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尤當於變風觀之黃山谷文

齊侯封衛 諸侯讓狄而封衛可謂仁矣齊侯之仁見於詩孔子且列諸齊而反列諸衛何也

孔子之意而人莫之知也蓋孔子不與齊侯之封也封衛齊侯也詩列以見諸侯之仁在衛而不在周也苟列諸齊則齊侯之行正矣儒志

王風閔周 王風閔周之詩四而君子陽陽曰閔周何也

或謂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方是時平王東遷豈鎬為遽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周也兵敗禍結此兔爰所以閔周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所以閔周也苟列諸齊則齊侯之行正矣儒志

君子陽陽之亭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蓋君子猶未至也何遽閔之哉谷曰亭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之患莫大於有君子而不能知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蓋心未害也至於君子不盡心以求苟免熟視於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嘆

而傷之也彼黍離兔爰中谷之亂苟有君子其至是乎川

七月公劉之詩 七月之詩周公作也七月陳王業公劉之詩召公作也周公作之成以民事其意等也成王七月之興亦當既王之後公劉之詩作之也然而七月則繫為豳風公劉則入為雅何也

先儒以為周公遭變故七月為豳風召公無變故公劉為大雅其然乎其不然乎豳風者名之為豳實周公詩耳周公之詩何必名曰周公國風而曰豳乎周公畿內國也畿內諸侯止繫於王不得列為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何不編之雅與公劉之相倫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矣不得編於雅矣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王逢原

周公之詩曰豳風

管蔡流言成王信之而疑周公於時周公作七月之詩歷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使成王知積累之艱難次比而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己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凡以重王業之艱難故也後人因鴟鴞而下六篇附之蓋上不敢附天子之雅下不得列諸侯之風故繫之以周公之

事而備其本末云耳

豳詩正朔之辨

太甲三篇伊尹所作也君子觀中篇三祀之文則知其為商人紀年之號月令一篇漢儒訂正之也君子觀篇首太簇之律則知其為漢人建寅之正然則讀周公七月之詩而不知為周之正朔其惑滋甚矣蓋周正建子與夏商之時異豳人風俗又與中國之地不同姬公之為是詩實所以紀豳風而述周正也且周之七月今五月也在堯典則為周之七月乎周之九月今七月也在月令則為飭衣之候在豳詩則以授衣證之豈非為周之九月乎至於十一月為春則時之氣候差而寒暑紊吁胡不反而思之乎矚山阝阿谷古戎也也冬日種瓜溫輿成實於十一月為春猶不可以是為證乎或者又曰豳詩固述周正矣豳處之豳者岐山之比雖為戎狄之地然以十一月為春其有見於此歟或者則曰斷無毫髮差誤故陳龍謂周以十一月為春則時之氣候差而寒

歷舉夏時參論之則周人未必不兼用夏正也吁又獨不反而思之乎周典一書鄭氏釋也釋太府則曰若漢司農釋司會則曰若漢尚書今以夏正而錢亡月者又豈非漢行夏正特引是以為證乎吁故必知此而後可以讀周公之七月矣

宣王褒賞

宣王能褒賞申伯韓奕之序止於能錫諸侯夫武岑高之詩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之意矣詩人美之不為無意

王盛時之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誅討莫不如志賞賚有度錫命有禮夫豈是則亂而已而宣王所能乃止於褒賞錫命詩人美之如是者蓋周至厲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能有國況能建國乎諸侯背叛茫然連禍況能親諸侯乎賞罰不行於上則褒賞申伯為可羨錫命不行於下則賜命韓侯為可嘉天下出於大亂之後而能振起之以行天子之事是亦可道也歟

豳無風

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衰周公之沒比於先代故處猶不陳其詩而其篇特不列於太師之職是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者謂孔子有所諱而削之然攷其當時為國大夫賦詩相屬及季子觀周樂于周皆無曰魯風者是說不通焉

致魯於頌 諸侯無正風正風者非諸侯之詩也且魯受天子禮樂其僭已甚矣而何有盛德之形容然聖人所以特致於頌豈無意哉

或問曰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是惡夫僭者非頌也聖人不得已而名之是聖人之微意也其祭伯禽受天子禮樂乎以諸侯而僭天子吾從而目之即其志也且四篇之體不免疑風之例其是又何頌之有乎故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是亦未免乎強也是僭之政猶未全其德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其罪抑亦不知其頌從何而興耶夫頌之美者莫如文武而已聖人所以列為魯頌者得不示其

強弱弐

商魯並頌 魯不足頌而聖人列之頌若非魯頌之比而聖人特與之並列者何哉

詩有魯頌商頌何也蓋實僭天子今觀魯頌之事豈是為盛德而可吾于神明故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是頌則以周室既微明魯之強而僭也其商頌亡特附之而已故曰得商頌十二篇以此知孔子不欲絕一代之事所得而附之非有所褒貶也